

## 第十一回 友朋千里隔特致瑤函 姊妹兩情殷齊消塊壘

詞曰：

車笠曾申夙約，桃花微倖先芳。良友離居將一載，潦倒何堪滯異鄉，馳書雅誼長。曲意偏多撩撥，驚心惟切關防。任彼羅籠疏復密，準擬瞞天一造慌，來蹤費審詳。

右調《十拍子》

話說歐陽生，自江頭與生分袂，一路直進京城。果然才福兼高，遂登二甲第一名，殿試選在翰林。在京諸同年，每人致賀應酬，不得空閑。但仕路往來，虛情者眾，欲求一知心款密者，杳不可得。常念及黃生，殊深春樹暮雲之感。前在省城，離嘉興不遠，可以致書通候；今成千里之遙，豈易往來問訊。況黃生日下已離鄉邑，蹤跡無常。何日得與聚首快談，以償夙願。故歐陽生在京，日挨一日，亦見淒涼冷落，不得快心。但以應酬無暇，且一暫放愁懷。

又過數時，無如促膝者多，輸心者少，孤單京邸，陪待新交，無人可告語者。又想起“黃玉史與我至交，我幸秘閣翱翔，彼乃泮林掩滯，必當通書安慰，始不至得路忘我知交，以致笑我輕狂舉止。彼時金陵船上，見他神魂不定，全在香奩。雖則江上聯吟，但申勸解，不敢阻當。但去後擔憂，思他不置”。又想：“曾家母子既係逃災，必不可覓，黃生又非親故，何緣再見芳容？吳府門深似海，家法森嚴，豈比鄰家門禁不嚴，尚許漁郎問路！我已代為打算，未必得進侯門。”愈想愈覺放心不下，雖不相干，日日心頭結念。因想：“黃生應是脫屣功名，亦未見得。但我與他既係知心好友，必任規勸之勞，定要崑書齋候，勸彼來京，同在一處，方可化彼癡心。以玉史之才而求榜舉，真是拾芥工夫。豈有自登高第而負知己若遺。”主意已定，遂作書一封，欲遣舊僕起程。又以抱恙，欲行不得，祇得另遣一人前往。

正在躊躇之際，又報同年見會，忙出相迎。敘話之間，道欲遣人一到鎮江，順路捎書，甚為妥便。歐陽生見說，喜不自勝，因道：“恰好便途，勿使浮沉致誤，是所切望。”那同年答道：“年兄請自放心，即舉回書報上，自然不至稽遲。”說畢辭去。

果然，次日家人到寓領書。彼時十分匆遽，又以日內起程，遂立案前相等。歐陽生寫畢，乃當面吩咐道：“此書送與金陵黃公子。黃公子原係嘉興，客寓於吳幹甫老爺家中。到彼借問，不患無人指引。汝去必取回書，自當厚勞。”那家人便領命而去。

且說黃生月下投書，又被尚書喚去問話，站立許久，乃得回來樓上。夜已深了，遙望隔牆，寂無人影，知必進內，不勝惆悵。推開樓窗，祇見月色皎然，愁思交集。想起江頭與歐陽生分手，不覺冬去春來。久候愛月回音，耽誤不至。因想：那夜月色朦朧，心忙手快，莫是擲得太遠，未曾拾著，亦不可知。但包以石塊，地上有聲，豈有不起身來拾之理。恐那人不是雲娥，亦非愛月，定為他人拾去，以至音信杳然，深思良久，悟道：“幹甫之女，原與我締結姻盟。祇為無緣，不曾婚娶，別議朱陳。不知目下適人與否。必須從旁探問，端的自明。”但不便問人，未知始末，惟時常向吳府門前徘徊佇立。

一日，又在門前窺探，忽見一位管家向生問道：“吳老爺府中有位嘉興黃公子，煩足下進內相傳。”黃生聞說。便道：“長兄欲問家公子，有何事幹？”那管家道：“小人奉翰林老爺之命，有書送上。”生道：“汝家老爺想是歐陽名穎？我家公子日內為友人招去未回，貴老爺來書即付小弟代達，足下可於明日來領回書。”那管家遂將書付與黃生，竟自去了。

生遂回家，想道：“我祇為佳人一念，寥落天涯，不得與歐生聚首談心，天衢並轡。江干一別，倏爾春秋，回頭盼望，渺不可期。今覓雙魚遺我，徒令人對景興懷，酸心憶舊也。”乃把書拆開一看，祇見上面寫道：

憶阿盟於一水之濱，遠浦微雲，孤舟淡月，無時不回首沉思，綴詠美人天各一方之句。不知紅葉前緣，飄流異地，有覓到春津，許我仙郎一渡否也。但事屬千秋，聚離匪偶，足下翩翩年少，遠涉關山，以客寓之淒愴，置佳人於寤寐。倘時艱勢阻，思極怨深，瘦病中誰憐我客愁佳公子也！欲旋歸把臂，曾如名利糾人，忝中春闈，爾時待罪翰中，無由給歸林下。閑來挑燈聽雨，披史搜書，見羊、左、範、張故事，未嘗不掩卷三歎。古人生死一念，肺腑相傾。今急事浮名，不待中原並轡，使乘風破浪之才，遲跡於荒煙蔓草之地。寒潭千尺，可足喻罪之深乎！唯祈京中之事，少酬樓下之思。不辭千里，重訪故交，就業京師，惠然不棄。唯阿盟念之矣。穎再頓。

生看畢了，乃知友人歐陽生上京會試，已經登第，選入翰林，不覺滿心歡喜。慌忙進去，亦書一札，將賣身周家之事，始末一一附知。

次日，仍到吳府門著站立相等，果然來領回書。生遂將書交付那家人收了，竟辭謝而去不題。

卻說雲娥，自見綠筠說話每含譏刺，雖不便詢問緣由，暗自著惱。一日在軒前，見牆外辛夷盛開，乃對愛月道：“汝可記得駐春園折辛夷故事乎？”語猶未畢，而綠筠小姐忽至，便問雲娥道：“姐姐又與愛月在此間，恐是傷春耶？”雲娥未及答應，愛月乃道：“人自往而春自來，徒傷何益？”綠筠小姐見愛月如此說，便對雲娥道：“小小丫兒，猶能道此，姊妹二人未免有心，何時索解也？”雲娥道：“大抵境之順逆不同，心之悲喜亦異。愚姐遠離他鄉，身無終泊，人情莫測，世態炎涼。今日得與賢妹聚首一堂，品題花月，不知此樂可常得與否？”綠筠說道：“閨房中似我姐妹談心，意投心合，每發癡想。欲得一絕世才郎，我姐妹效娥英同堂共事，誠快舉也。但不解姐姐年已及笄，尚未許人，得無四海茫茫，竟無一佳士堪為姐姐匹配乎？”雲娥道：“閨中未慣閱人，宇宙不乏名士。若得一才郎，又得一賢妹終身聚首，愚姐願侍巾櫛矣。”綠筠笑道：“姐妹久已同心，有事何必隱諱。即姐姐意中人豈非才郎，何必求之天下。”雲娥聞言：“莫道姐意中無人，縱或有之，妹妹何由得知？”綠筠又笑道：“欲人不知，除是不為。姐姐看燕題詩，登樓贈帕，乃使俊白郎君馳心香閣。兩下癡情，旁人不曉，愚妹先知。”雲娥又呆思半晌，愈覺無言，祇目送愛月。而愛月亦不勝驚異。綠筠良久又道：“姐妹一心，何所嫌疑，而作此態！”雲娥知說話有因，乃說道：“妹妹既有所見，即備言始末，何必作此夢語！”綠筠道：“但說來祇恐姐姐傷心莫解也。”不知綠筠小姐說出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月被雲遮天下管，簾因風蕩燕先知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駐春園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